



墨梅大家扬无咎与《四梅花图》

叶 青(江西·南昌)

在北宋与南宋之交,扬无咎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个性的艺术家。他诗、书、画兼长,墨梅艺术在画史上影响尤其深远,在当时也已经声名远播,有“得补之一幅梅,价不下百千匹”之说。

扬无咎,字补之,号逃禅老人,又号清夷长者。北宋哲宗绍圣四年(1097年)生于清江(今江西樟树市),后寄居豫章(今南昌市)。

扬无咎清高自守,生性耿介,不慕荣利,不俯仰时好。他并不是个专攻花鸟的画家,据宋人邓椿《画继》记载,他师法北宋大画家李公麟,在水墨人物画上下过一番功夫,但墨梅却成了他绘画艺术的标志性题材,大约正是因为梅花“傲骨凌霜”的品格,激发了艺术家人格上的共鸣吧。

宋朝历代帝王多爱好书画艺术,宫廷画院里人才济济,十分兴盛。但皇家的审美趣味往往也会约束画师们的创造力,画院的风格又影响到画院以外,使整个画坛呈现千人一面的不正常状况。因此,在当时能够不受主流画风的影响和局限,自成

面目,就显得尤为可贵。扬无咎就是一位能够不受宫廷审美标准所左右、形成自己独特艺术个性的著名在野画家。

年轻时,扬无咎居住的地方有一棵“大如数间屋”的老梅树,苍皮藓斑,繁花如簇。他经常对着梅树临画写生,大得梅花真趣。正当年轻,雄心勃勃的他也曾将自己的梅花图进献于宫廷,却不得宫廷的赏识,被当时的徽宗皇帝斥为“村梅”。宫廷的嘲讽并没有影响扬无咎对自己艺术风格的坚持,从此,他干脆在自己的画上题以“奉敕村梅”,既是一种自嘲,也是一种自傲。

扬无咎非常善于学习前人的艺术成就。北宋画僧仲仁居住在衡州(今湖南衡阳)华光寺。由于酷爱梅花,仲仁在寺院中种植了许多梅树,每当梅花开放,便“移床其下,吟咏终日。”正当月夜,见窗纸上花影横斜,非常可爱,就取出笔墨勾画其形状,别具风致,这就是华光一派墨梅画法的由来。后来,华光寺的僧人来到清江慧力寺,也将华光的墨梅画法带到了这里,



扬无咎经常前往交流,仲仁的画法给了扬无咎极大的启发,“补之所作后益超出,格韵尤高”。将前人的墨梅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徐沁在《明画录》中说:“……华光一派,流传至南宋扬补之,始极其致”。除了善于师法前人、师法造化,扬无咎墨梅艺术成就的取得,也是于他全面的艺术修养分不开的。

他是一位诗、书、画兼长的全能艺术家。书法方面,扬无咎宗法唐代书法家欧阳询(率更),曾在自己所藏的《邕禅师塔铭》帖上题字:“予于率更为入室上足”,据说,当时江西的碑碣多为扬无咎所书,足见其书法成就之高;他的小字书法尤其清劲可爱;他还长于诗词,格调很高,著有《逃禅词》一卷,《洞天清禄集》中说他“诗笔清新,无一点俗气”。如此全面的艺术修养是难能可贵的。虽然由于画名的彰显,扬无咎在书法和诗词上的成就往往不为人知,但全面的艺术修养,却大大滋养了他的墨梅艺术。

画境与诗词意境相通,扬无咎墨梅以清逸见长,高洁清幽,不沾尘俗,这正是其诗词境界的另一种展现;而书法艺术对于扬无咎墨梅艺术的影响就更显见。《洞天清禄集》中说:“临江扬无咎补之,学欧阳率更楷书殆逼真,以其笔画劲利,故以之作梅,下笔便胜花光仲仁。”可见,扬无咎将书法中的用笔结合融入墨梅创作中,大大拓展了笔墨的艺术表现力。

他一生生活于民间,不求闻达,但画名却不胫而走。他喜欢饮酒,醉后往往不管什么场合都能挥毫、泼墨。而如果没有兴致,想求得扬无咎一幅画却很难。据说,扬无咎曾乘兴在一家倡馆的壁上画了一幅折枝梅,吸引了不少往来的文人士大夫,倡馆一时生意兴隆,但这块画了折枝梅的屋壁后来居然被人窃走,使这家倡馆

顿时车马稀少,门庭冷落。扬无咎艺术的魅力于此也可见一斑。

扬无咎最著名的传世花卉作品是《四梅花图》(又叫《四清图》,现藏故宫博物院),这是他晚年的作品,画分四段,可分可合,每段自成一幅,有独立的内容和章法,从自跋中可知作者创作此图的初衷是要完成一位挚友的命题:“要余画梅四枝,一未开,一欲开,一盛开,一将残,均各赋词一首。”

这个独特的命题激发了画家的兴致,使画家在创作中表现出应有的大家手笔——画“未开”:疏斜的嫩枝上已著花蕾,预报花期将临;画“欲开”:枝干上已有少许花苞初绽,花瓣清晰可数而不露其蕊,尚有许多花蕾含蕴未开;画“盛开”:旧枝新条上的簇簇繁花,已经尽情开放,觉有香气袭人;画“将残”,表现残萼败蕊,随风飘散,少许留在枝上的残梅,也已蕊托外露,大有美人迟暮之叹。画家对梅花观察十分精微,故能将其生命周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《四梅花图》,花用线勾,不设色;枝干不用双勾,以运墨中的枯、湿变化表现老干新枝的差异。四幅图梅花枝干姿态各不相同,自然清新,生动传神。

《四梅花图》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展现了艺术家的诗、书、画三绝。扬无咎以他清劲的小楷录下了四首自作寄调《柳梢青》的词,还题上一段作画缘起;四首词表达了画家对梅花的感受,又分别对应一段梅花图的画面内容;尽管题画文字并未进入到画面之中参与构图,但这种在画作上留下大段题跋的做法,在宋代以前的绘画中,已是十分罕见的。

本文转自《文史知识》总第329期
(作者系江西省社科院副院长,研究员。主要从事文艺评论、中国艺术史论和文化发展研究。)

